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二

濟二

宋 沙門 道原 纂

懷讓禪師法嗣第四世一十三人

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一十三人見七人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 睦州龍興寺陳尊宿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

杭州羅漢宗徹禪師 魏府大覺禪師

相國裴休

揚州六合德元禪師
土門讚禪師 襄州政禪師

吳門山弘宣禪師 幽州起禪師

蘇州憲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五世五十一人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一十人見六人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 杭州龍泉文喜禪師

新羅國順支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

洪州觀音常獨大師
福州東禪慧茂大師

福州明月山道崇大師
慶州遂昌禪師

已上四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法嗣二十一人一人見十五

鄂州灌谿志閑禪師 幽州譚空和尚

鎮州寶壽沼和尚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 鎮州善崔禪師

鎮州萬歲和尚 雲山和尚

桐峯庵主 杉洋庵主

涿州紙衣和尚 虎谿庵主

覆盆庵主 襄州歷村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

齊魯大師
浙西善權徹禪師
允誠禪師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 涿州秀禪師
金沙禪師

已上六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睦州陳尊宿法嗣二人一人見一

睦州刺史陳操亦二

睦州嚴陵釣臺和尚一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法嗣一十二人一人見十人

吉州止觀和尚 壽州紹宗禪師

襄州延慶法端禪師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長平山和尚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

江州雙谿田道者

益州照覺寺和尚 睦州東禪和尚
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雙峯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雙峯古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法嗣四人見一錄

洪州米嶺和尚

廬州棲賢寺寂禪師
臨川義直禪師

杭州功臣院令道禪師
已上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昇州長慶道嶽禪師

第六世一十九人

法三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五人見四錄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禪師

洪州黃龍山忠和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灌谿志閑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

魏州興教存熒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汝州寶應和尚

魏府天鉢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寶壽沼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第二世寶壽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譚空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鎮州大悲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四人見錄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汝州南院和尚

宋州法華和尚一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金陵道嶽禪師法嗣

金陵廣孝院處微禪師
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四世

前洪州黃檗山希運禪師法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邢氏
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
黃檗隨衆叅侍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師
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檗便打如
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
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
脚去在座遂告黃檗云義玄雖是後生却甚
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

檗黃檗指往大愚師遂叅大愚愚問曰什麼
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教曰義玄
親問佛法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
遭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檗恁麼老
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
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搗住云者尿牀
鬼子適來又道不會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
多子你見箇什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
肋下築三拳大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
事師辭大愚却迴黃檗黃檗云汝迴太速生

師云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次黃檗云大愚有何言句師遂舉前話黃檗云這大愚老漢待見痛與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即令便與隨後便打黃檗一掌黃檗云這風顛漢却來這裏將虎鬚師便喝黃檗云侍者引這風顛漢後爲山舉此話問仰山云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山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師一日與黃檗赴普請師在後行黃檗迴頭見師空手乃問鏝頭在什麼處師云有人將去了也黃檗云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黃檗將鏝鏝地云

我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云爲什麼却在某甲手裏黃檗云今日自有人普請我更不着去也便歸院後爲山舉問仰山云鏝頭在黃檗手裏爲甚却被臨濟奪却仰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黃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檗後至師問訊按鏝而立黃檗曰莫是困耶曰纔鏝地何言困黃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黃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黃檗却打維那師自鏝地云諸方即火葬我這裏活埋爲山問仰山只如黃檗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山云正

賊走却羅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却睡黃檗打席三下去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云下間後生却坐禪汝這裏妄想作什麼首座云這老漢患風耶黃檗打板頭一下

便出去鴻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師與黃

檗栽杉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一與後人作古記二與山門作標榜道了以鏹頭打地三下黃檗云雖然如是子已喫我棒了也師又以鏹頭打地三下作噓噓聲黃

檗云吾宗到汝此記方出為山舉問仰山且道黃檗後語但獨

臨濟為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獨臨濟亦記向後臨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鴻山云如是如是是師因半夏上黃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

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噉黑豆老和尚住數日

乃辭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曰某甲

暫來禮拜和尚黃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

疑此事却迴終夏師一日辭黃檗黃檗曰什

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即河北去黃檗拈起拄

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這老漢莫盲初瞎棒

已後錯打人在黃檗遂喚侍者把將几案禪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黃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即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便拂袖而出又別舉云師問塔主先禮佛先禮祖人弟子師拂袖便去師後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

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行喝阿那箇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濟二地白牛木口曰吽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這畜生大覺到叅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眾僧曰這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開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眾道汝未

叅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第二到
叅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
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搗麻谷云十二面觀音
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
杖打麻谷接却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
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
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蒙他賜棒如蒿
枝拂著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我下手得
時有僧出云某甲行得師拈棒與他其僧擬
接師便打後雪峯拈云臨僧問如何是第一

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
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
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邊人師又曰夫一
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
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感通七年丙戌
四月十日師將示寂上堂云吾滅後不得滅
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正
法眼藏師云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什麼三
聖便喝師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

滅却乃有頌曰

沿流不止問如何 真照無邊說似他

離相離名人不稟 吹毛用了急還磨

頌畢坐逝勅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履

密置於道法二上歲久人知乃有陳蒲鞋之號焉

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遠答詞語峻險既非循

轍故淺機之流徃徃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

伏由是諸方歸慕謂之陳尊宿師因晚叅謂

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

得箇入頭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
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
我了也師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
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
師云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
僧云某甲過在什麼處師云枷上更著扭師
尋常或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云
座主其僧應諾師云擔板漢或云這裏有桶
與我取水師一日在廊階上立有僧來問云
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履慕頭打僧便走

師召云大德僧迴首師指云却從那邊去有僧扣門師云阿誰僧云某甲師云秦時馱轆鑽一日有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而入師喚尚書天使應諾師云從信門入天使又見壁畫問云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搥露柱云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師問座主汝莫是講唯識否對曰是師云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云了即毛端滴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對云問阿誰師云問長老長老云何不領話師云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師見僧來云見

成公案放汝三十棒僧云某甲如是師云三門金剛爲什麼舉拳僧云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云要道有什麼難僧云請師道師云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不去一重時如何師云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云老僧愛嗔不愛喜僧云爲什麼如是師云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說詩僧到叅師問什麼處來僧云瀏陽師云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什麼云

徧地行無路師云老宿實有此語否云實有
師拈拄杖打云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
有兄弟來將什麼祇對長老云待他來師云
何不道長老云和尚欠少什麼師云請不煩
葛藤有僧叅師云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師
云禮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麼師云自領出
去僧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
云實語當懺悔僧云乞師指示師云汝若不
會老僧即緘口無言僧云便請道師云心不
負人面無慚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云義

墮也僧云什麼處是學人義隨處師云三十
棒教誰喫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云青山
自青山白雲自白雲僧云如何是青山師云
還我一滴雨來僧云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法
華峯前陣涅槃句後收師問僧今夏在什麼
處云待和尚有住處即說似和尚師云狐非
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師問新到僧什麼處來
僧瞪目視之師云驢前馬後漢僧云請師鑒
師云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
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

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師又因看涅槃經僧問和尚看什麼經師拈起經云這箇是茶毗品最末後師問新到僧今夏在什麼處僧云徑山師云多少人云四百人師云這喫夜飯漢僧云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乃捧赴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老宿見師纔入方丈便喝師側掌云兩重公案老宿云過在什麼處師云這野狐精便退師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江西師云蹋破多少草鞋

僧無對師與講僧喫茶師云我救汝不得也僧云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示之云這箇是什麼僧云色法師云這入鑊湯漢有一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示之云這箇喚作什麼大德云朝天帽師云恁麼即老僧不卸也師復問所習何業云唯識師云作麼生說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云這箇是什麼云是色法師云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僧無對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你不解問云和尚作麼

生師云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
提綱師云但問將來與你道僧云請和尚道
師云佛殿裏燒香三門外合掌問如何是展
演之言師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得不落展
演師云伏惟尚饗師喚焦山近前來又呼童
子取斧來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繩墨且斫麤
師喝之又喚童子云作麼生是你斧頭童子
遂作斫勢師云斫你老爺頭不得問如何是
放一線道師云量才補職又問如何是不放
一線道師云伏惟尚饗新到僧叅師云汝是

新到否云是師云且放下葛藤會麼云不會
師云擔枷陳狀目領出去僧便出師云來來
我實問汝什麼處來云江西師云泐潭和尚
在你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問寺門前
金剛托即乾坤大地不托即絲髮不逢時如
何師云吽吽我不曾見此間先跳三千倒退
八百你合作麼生僧云諾師云先責一紙罪
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云來我共你葛藤托
即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裏水深多少僧
云不曾量度師云洞庭湖又作麼生僧云只

爲今時師云只這葛藤尚不會乃打之問如
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云我不恁麼道云師
作麼生道師云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
國裏等候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已事未
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裏只有棒方開門其僧
擬問師便擗其僧口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
是何章句師彈指一下云會麼云不會師云
上來表讚無限勝因蝦蟇跳上梵天蚯蚓走
過東海西峯長老來參師致茶果命之令坐
問云長老今夏在什麼處安居云蘭谿師云

有多少徒衆云七十來人師云時中將何示
徒長老拈起柑子呈云已了師云著什麼死
急有僧新到參方禮拜師叱云闍黎因何偷
常住果子喫僧云學人纔到和尚爲什麼道
偷果子師云賊物見在師問僧近離什麼處
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什麼處是
妄語師云這裏不著沙彌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閩中人也姓張氏自
髻齒投開元寺曇鸞禪師出家迨乎冠歲落
髮詣五臺具戒就趙郡學相部律往上郡聽

淨名經既精研法義而未了玄機遂謁芙蓉芙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而叅黃檗黃檗垂問曰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耶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師乃入室執巾侍盥晨晡請益尋值唐武宗廢教師遂深竄林谷暨大中初相國裴公休出撫宛陵請黃檗和尚出山師隨出由茲抵姑蘇報恩寺精修禪定僅二十餘載足不踰闕俄爲郡守請住寶林院未幾復請居

支硎山又住千頃慈雲院振黃檗玄風一日師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餅注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耶曰此既是易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迴生死皆從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

倦而常儼然處定或逾月或決旬光啓三年
錢王請下山供養昭宗聞其道化就賜紫衣
文德六年五月辭衆奄然而化壽七十六臘
五十六遷塔于院西隅大順二年壬子二月
宣州孫儒寇錢塘兵士發塔觀全身不散爪
髮俱長謝罪懺悔而去師平昔著般若經品
頌偈一卷破邪論一卷見行于世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住本山薛老峯亦云
丁墓山時稱老觀和
尚尋常扃戶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
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出開門雪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峯巒曾搗住云是凡是聖師唾云這野狐精
便推出閉却門雪峯云也只要識老兄師因
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云西院禮拜安和尚
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子師拍蛇云欲識西院
老野狐精注二只這便是師一日問西院安和尚
此一片地堪著什麼物安云好著箇無相佛
師云好片地被兄放不淨師一日引水次有
僧來參師以引水橫袖示之其僧便去師至
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云發去也師
云只得一椽玄覺云什麼處是少一椽問如何是佛師出

第一五三册

舌示之其僧禮謝師云住住你見什麼便禮
 拜僧云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云老漢近
 日舌上生瘡有僧到敲門行者開門後便出
 去其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適來
 出去者是什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托出閉却
 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
 云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洞
 山云好箇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什
 麼不道曹山乃却來進前語師云若言我不
 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塞却我舌曹山

歸舉似洞山洞山深肯之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興縣人也姓

吳氏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巡方叅禮依黃檗

希運禪師法席黃檗一見便深器之入室領

旨後至杭州州牧劉彥慕其道立精舍於府

西號羅漢院化徒三百師有時上堂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剝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人因號骨剝

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為宗僧曰還

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

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

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師後示疾遷化門人塔于院之北隅梁貞明五年錢王廣其院爲安國羅漢寺移師塔於大慈山塢今寺與塔並存

魏府大覺禪師興化存獎禪師爲院宰時師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箇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興化乃喝師打之興化又喝師又打來日興化從法堂過師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興化曰存獎平生於

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箇安樂法門師曰這瞎驢却却衲帔待痛決一頓興化即於語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師爲助發之友師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云請和尚箭師云汝喚什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自歸丈却喚其僧入來問云汝適來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云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裴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

禪師初於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
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
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
真儀可觀高僧何在僧皆無對公曰此間有
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
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運師公觀之
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
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即舉前問師朗
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什麼處公當下知
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尅的

若是何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
署留之供養執弟子之禮屢辭不已復堅請
住黃檗山荐興祖教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
渴聞玄論即請師入州公既通徹祖心復博
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
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
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
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
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
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

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
 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
 源諸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公皆
 為之序公文肅字中明任越州觀察使應三
 百年識記重建龍興寺大佛殿自撰碑銘是

越州沙門晏彦身長五尺眉垂數寸與檀越
 許詢字玄度同造博木大塔二所彦有神異
 天降相輪能駐日倍工復從地引其轉至塔
 頂塔未就詢亡彦師壽長可百二十餘歲猶
 待得詢後身為岳陽王來撫越州蓋願力也
 彦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弟子咸謂師老
 耄言無準的許玄度死已三十餘載何云更
 來也時岳陽王早承誌公密示纜到州便入
 寺尋訪彦師出門竹望遙見乃召曰許玄度
 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

營師何以許玄度呼之彦曰未達宿命焉得
 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彦以三昧力加被
 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二塔
 益賢壯麗時龍興寺大殿壞壞眾請彦師重
 修彦曰非貧道緣力也却後二百年有非衣
 功德主來興此殿夫作佛事眾刻石記之
 及期裝太守赴任興隆三寶傾施俸
 錢修成大殿方曉彦師懸記無忒 公遂篤
 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懷讓禪師第五世

前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法嗣

仰山西塔光穆禪師第二世住僧問如何是正聞
 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
 意與教意同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併紫裏

什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叅仰山仰山閉目坐師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

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語訖

向右边翹一足而立仰山起來打四藤杖師

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宗歸

下亦有大禪佛名後住霍山有行者問如何

智通終於五臺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行者曰和尚為什麼

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什

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云龍頭蛇尾僧問如

何是佛師打之僧亦打師師曰汝打我有道

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對師乃打趁師化緣

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行至薪

法三

十八

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燭

登積薪上以笠置頂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

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燄中

杭州文喜禪師嘉禾御兒人也姓朱氏七歲

出家唐開成二年趙郡具戒初習四分律屬

會昌廢教返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
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性空曰子
何不徧參乎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
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
僧就求齋食師減已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
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荅曰輟已迴施仰山
曰汝大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而
居會巢寇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啓三
年錢王請住龍泉解署今慈僧問如何是涅
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
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
邊飛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寧四年
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二年示疾十月二十
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
訖跏趺而終壽八十臘六十終時方丈發白
光竹樹同色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靈隱山
西塢天祐一年宣城帥田頌應抗將許思叛
得縱兵大掠發師塔觀肉身不壞髮爪
俱長武肅王奇之遣
禪將邵志重封瘞焉新羅五觀山順支本國號了悟大師僧問如

何是西來意師豎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
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什麼字
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
畫破別作一圓相

仰山南塔光涌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師文
殊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文殊師
師豎拂子示之僧曰莫這箇是麼師放下拂
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成
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
處

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
纜不采功僧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時人手
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
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前臨濟義玄禪師法嗣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人也姓史氏幼從
栢巖禪師披剃二十受具後見臨濟和尚和
尚搗住良久放之師曰領矣往後謂衆曰我
見臨濟無言語直至今飽不饑問請師不
借師曰我滿口道不借師又曰大庾嶺頭佛

不會黃梅路上沒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叅石
霜石霜問什麼處來云灌谿來石霜云我北
山住不如他南山住僧無對師問云但道修
涅槃堂了也僧問久嚮灌谿到來只見漚麻
池師曰汝只見漚麻池不見灌谿僧曰如何
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玄沙云
更學三十年未會禪
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什麼
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
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細師曰
迴換不迴換曰末後事如何師曰忌丈六口

頭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
師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抵敵
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
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師唐
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
死者誰曰僧伽立死者誰曰僧會乃行六七
步垂手而逝
幽州譚空和尚有尼欲開堂說法師曰尼女
家不用開堂尼曰龍女八歲成佛又作麼生
師曰龍女有十八變汝與老僧試一變看尼

曰變得也是野狐精師乃打赴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卓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云這老賊

鎮州寶壽沼和尚第一世住僧問萬境來侵時如

何師曰莫管他第二世住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即打折汝腰趙州諗和尚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諗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諗收坐具而出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什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

伎倆也作不得師打之胡釘鉸叅師問汝莫是胡釘鉸曰不敢師曰還解釘得虛空否曰請和尚打破某甲與釘師以拄杖打之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汝點破在趙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乃代云且釘這一縫問萬里

無片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亦須喫棒師將順世謂門人曰汝還知我行履處否對曰知和尚一生長坐不卧師又令近前門人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徧歷叢

林至仰山仰山問汝名什麼師曰名慧寂仰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仰山大笑而已師到香巖巖問什麼處來師曰臨濟來嚴曰將得臨濟劍來麼師以坐具嚙口打而去師到德山纔展坐具德山云莫展炊中這

裏無餽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德山以拄杖打師師接住却推德山向禪牀上德山大笑師哭蒼天而去師在雪峯聞峯垂語云人人盡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師出問歷劫無名和尚爲什麼立爲古鏡峯云

瑕生也師咄曰這老和尚話頭也不識峯云罪過老僧住持事多師見寶壽和尚開堂師推出一僧在寶壽前寶壽便打其僧師曰長老若恁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在法眼云什麼處是瞎却人眼處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即不從崔禪處來僧喝之師遂打師謂衆曰我只聞長廊也喝後架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半天裏住却

撲下來氣欲絕待興化蘇息起來向汝道未
 在何以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繫真珠與汝
 諸人虛空裏亂唱作什麼師謂克賓維那曰
 汝不久當為唱道之師克賓曰不入這保杜
 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曰沒交涉師便打
 乃白衆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
 飯一堂仍不得喫飯便趕出院僧問國師喚
 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有時喚
 僧某甲僧應諾師曰點即不到又別喚一僧
 僧應諾師曰到即不點師後為後唐莊宗師

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無價明
 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
 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做
云且道
興化背向光不肯向光若肯向光興化而滅
眼在什麼處若不肯向光過在什麼處自滅
 後勅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法二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公於衙署張座請師
 說法師陞座良久謂衆曰出來打出來打時
 譚空和尚出曰崔禪師曰久立太尉珍重
 便下座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眾上來合譚何事師

曰序品第一問僧家究竟如何師曰本來只是吹灰法却向壇頭脫却衣師訪寶壽初見便展坐具寶壽即下禪牀師乃坐彼禪牀寶壽驟入方丈少頃知事白師曰堂頭和尚已關却門也請和尚庫頭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寶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寶壽還坐禪牀師歸方丈閉關寶壽入侍者寮內取灰於方丈前圍三道而退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得西京主人書來否僧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

僧天然有在僧曰殘羹餒飯誰喫師曰獨有閣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作吼聲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曰閣黎閣黎僧迴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乃打之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搗住師師曰殺人殺人其僧推開曰叫作麼師曰誰僧乃喝師打之僧出迴首曰且待且待

師大笑

杉洋庵主有僧到叅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甚麼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曰又爭免得師乃喝之僧曰恰是師乃打其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大敗

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王登寶殿野老謳謔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并紛絕信獨處一方師於言下領旨深入三玄三要四句之門頗資化道

虎巖庵主僧到抽坐具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風師鳴指一聲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捫之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打之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僧到不審師曰阿誰僧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僧曰猶要第二

喝在師乃喝之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僧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僧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捧之

覆盆庵主問僧什麼處來曰覆盆山下來師

洪二

十五

曰還見庵主否僧便喝師便掌僧曰作麼師又喝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下畫一圓相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曾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

謾

襄州歷村和尚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茶匙子僧曰莫只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間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脫師將火筋打柴頭問汝還聞否曰聞師曰誰不解脫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和尚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談論佛法壽曰請師兄長老答話師喝之壽曰某甲尚未借問何便行喝師曰猶欠少在壽却與一喝

睦州陳尊宿法嗣

睦州刺史陳操與僧齋次拈起餠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僧曰尚書適來喫什麼陳曰敲鍾謝響又一日齋僧次躬行餅僧展手接陳乃縮手僧無語陳曰果然果然異日問僧曰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僧曰合取狗口陳自擱曰操罪過僧曰知過必改陳曰恁麼即乞上座口喫飯又齋僧自行食次曰上座施食上座曰三德六味陳曰錯上座無對又與寮屬登樓次有數僧行來一官人曰

來者總是行脚僧陳曰不是曰焉知不是陳曰近前與問相次諸僧樓前行過陳慕嘆上座僧皆迴顧陳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

禪者有玄機

玄機是復非

妙了機前旨

咸於句下違

前香嚴智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曾與一托問如何是頓師云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

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什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襄州延慶法端號紹真大師官人問蚯蚓斬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

別云即今問底在那箇頭

益州南禪無染大師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只明恁麼事僧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益州長平山和尚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

我眨眼也勿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益州崇福演教大師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道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亦曰

世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

問人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問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碗又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

江西廬山雙谿田道者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什麼處得箇問頭來

前福州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

第二世

本業講經因上雙峯禮謁

雙峯問大德什麼處住曰城裏住雙峯曰尋

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雙峯曰只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即歸本寺捨所居罷講入山執侍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僉謂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託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石霜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迴首石霜曰擬著即差是著即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諾諾即前邁尋屬雙峯歸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祇對石霜

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只教我不著是

非玄覺云且道他
會石霜意不會

前徑山第三世洪誣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尋常垂語曰莫過於此僧問

未審是什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其僧後
問長慶

為什麼不出是慶
云汝擬喚作什麼

前揚州光孝院慧覺和尚法嗣

道燾禪師廬州人也姓劉氏初叅侍覺和尚

便領悟微言即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

彌盛受請止昇州長慶禪苑師一日上堂謂

眾曰彌勒世尊朝入伽藍暮成正覺乃說偈

曰

三界上下法 我說皆是心 離於諸心法

更無有可得

看他恁麼道也大殺惺惺若此吾徒猶是鈍

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

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為等閑業

識茫茫蓋為迷已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

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文殊言吾四十九年

住世不曾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

吾曾轉法輪也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答事不獲已蓋爲初心爾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閣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古人豈不道今日三月三僧曰學人不曾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

二年歸寂

清三

九元

懷讓禪師第六世

前仰山南塔光涌禪師法嗣

越州清化全付禪師吳郡崑山人也父賈販師隨至豫章聞禪會之盛遂啓求出家即詣

江夏投清平大師清平問曰汝來何求曰求法也清平異而攝受之尋登戒度奉事彌謹一旦自謂曰學無常師豈宜匏繫於此乎即辭抵宜春仰山禮南塔涌和尚涌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來涌曰鄂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涌曰此地通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涌靦然而笑遂蒙印可乃遊廬陵安福縣宰爲建應國禪苑迎以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焉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不會師曰

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
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因同里僧
勉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
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關雲峯山建院亦以清
化爲名法侶臻萃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
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
又見秋葉黃僧曰恁麼即無數也師曰問取
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

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
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不
無僧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
至忠獻王賜以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
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帥讓也慮後人倣
吾而逞欲耳漢開蓮四年丁未秋七月示疾
安然坐逝有大風震摧林木壽六十六臘四
十五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人問如何是芭
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

進前三步僧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只恐闍黎不問師上堂謂衆曰會麼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知箇什麼師曰建州九郎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請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船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

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緹破草鞋曰只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問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師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師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韶州昌樂縣黃連山義初號明微大師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

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鳥遠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即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南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像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曰恁麼即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

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曾題萬字背負圓光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韶州慧林鴻究號妙濟大師有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如何師曰有什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例大問定慧等學明見理性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前仰山西塔光穆禪師法嗣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
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門
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曰勿交涉問如何
是從上真正眼師搥背曰蒼天蒼天僧曰借
問又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
未曾鏝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
曰不過此問僧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
曰噫問諸方盡皆妙用未審和尚此問如何
師曰噫問古人拈槌豎拂此理如何師曰症
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

兩手僧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
橫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
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云諸佛菩薩及
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背開曰作
麼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末末
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托開其僧乃曰老
僧自住持來未曾瞎却一僧眼師有時坐良
久周視左右曰會麼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即
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
恁麼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

子

前灌谿志開禪師法嗣

池州魯祖山教和尚僧問如何是日前事師

曰絲竹未將為樂器架上葫蘆猶未收問如

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

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問如何是高峯孤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

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緣

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

太鈍生僧曰不是鈍根直下進向無門時如

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邊在暗中

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

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

頭落平川燒火行

魏府興教存獎禪師法嗣

汝州寶應和尚

亦曰南院
第一世住

上堂示眾曰赤肉

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

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其僧乃掀禪牀師

曰這瞎驢便棒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長水

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麼師曰作麼生僧

珍重師打之赴下法堂僧到叅師舉拂子僧曰今日敗闕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乃棒之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近離襄州師曰來作什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什麼僧又喝師乃棒之其僧禮拜師曰這棒本分汝打我我且打汝三五棒要此話大行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叅禮拜後白曰別無好物人事從許州買得一口江西剃刀來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什麼處得江西

剃刀明把師手掐一下師曰侍者收取明拂袖而去師曰阿刺刺師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僧舉此語方悟旨却迴叅省師已圓寂遂禮風穴和尚風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來還有省處也無僧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生僧曰某甲當時

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風穴云汝會也

前寶壽沼和尚法嗣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有人問如何是伽藍師
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獲兒
猓子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
為魃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打之僧
從漪到法席旬日乃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
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
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
又曰錯漪復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

永樂北藏

景德傳燈錄

是西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又曰上座且

這裏過夏待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

後住相州天平山嘗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

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道三錯

更待留我過夏商量我不說恁麼時錯我當

時發足擬向南去辨二便知道錯了也卅五

天平作恁麼會解未夢
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實壽和尚第 二 世 住有僧問如何是祖師曰面黑

眼睛白問蹋倒化城時如何師曰死漢不斬

僧曰斬師乃打之

第一五三册

前三聖慧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有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
師曰我開口即錯僧曰真是學人師師曰今
日向弟子手裏死

淄州水陸和尚有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
師曰用心即錯僧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
勿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
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問狹路相逢時如何
師便攔臂托一托
前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
鳥獸啣華師曰有恁麼畜生曰見後爲什麼
不來啣華師曰無恁麼畜生

廬州澄心院旻德和尚在興化時遇興化和
尚示衆云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
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興化亦喝師
又喝化亦喝師乃作禮歸衆化云旻德今夜
較却興化二十棒然雖如是賴遇他旻德長
老一喝不作一喝用汝州南院和尚問匹馬
單擔來時如何師曰待我斫棒問上上根器

